

边关风

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”特别策划·聚焦边关老兵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最重的离别

本期观察 陈小菁 陈大帅

边关哨所的寒冷与孤寂,不是我的文字所能描述的。

那些简单的词语,无论如何不能够承载那些心灵的厚重。而那样的厚重,穿透孤寂的营房、冰雪覆盖的山坡、战士冻红的双手,直接砸在心头,是一种复杂的情感——特别,是在离别的时刻。

距离队的日子还剩3天,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即将退伍的老兵最后一次走上巡逻路。四级军士长赵阳特意带上一个塑料瓶,每到一处点位,都装上一杯泥土。他说:“回家以后,看到这些泥土,就会想起我的戍边岁月,想起仍坚守边关的战友。”

与赵阳一样,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上士吴涛,也希望此刻的离别充满“仪式感”。这些天,吴涛在营区留下珍贵记忆的地方拍了上百张照片;当新兵时站了4个小时军姿的台阶,10年前亲手种的樟树,流过血的障碍训练场……

年底离队的这批退伍老兵,大多在边关服役8年以上。他们将最美好的青春,留在边关一条巡逻路、一座哨所、一个个演训场上。在戍边岁月里,他们流过血、流过汗,甚至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。对他们来说,边关的记忆实在太厚重。

一张照片、一杯泥土,老兵带走边关记忆,边关也留下老兵的故事。

初冬,西藏高原寒气逼人,驻守在这里的第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田玉磊定下一个目标:退伍前攻克某型发电机电机燃油不充分的难题。这位曾在军旅生涯中多次摘金夺银、在技术领域独当一面的老兵,虽已临近离别,依旧在维修间里挥汗如雨。他彻夜加班的身影,被战友用相机记录下来,挂进了连队荣誉室。

“在位一分钟,干好六十秒”是许多即将退伍老兵的共同选择。北部战区某边防旅上士王国退伍前,连续一个多月利用休息时间,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教案重新梳理了一遍,作为礼物送给连队战友。每当战友翻开教案,就会想起这个爱钻研、肯吃苦的老兵。

年复一年,一批批老兵告别边关,踏上返乡的旅程。行囊里,多了几件褪色的军装;内心中,留下的则是无以言说的戍边记忆。

难忘一位老兵的故事。在世界级大风口阿拉山口流传着一个“魂归边关”的故事——1962年8月,经中央军委批准,阿拉山口边防站建立,吴光胜被任命为首任站长。他带领官兵们迎狂风、战严寒,在荒无人烟的阿拉山口经历了“三峰骆驼一口烟,顶风冒雪住地窝”的戍边生活。在这里,吴光胜一守就是21年,完成了7000多个日夜的守防任务。

1984年,吴光胜离开部队。回到老家扬州后,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曾经守卫过的阿拉山口边防站。2001年底,吴光胜在弥留之际反复叮嘱家人:“死后让我回‘家’,把我的骨灰带到新疆边关,撒在阿拉山口边防连官兵巡逻的路上!”当年12月26日,家人不远万里从扬州赶赴阿拉山口,和连队官兵一起把吴光胜的骨灰撒在了茫茫风雪边防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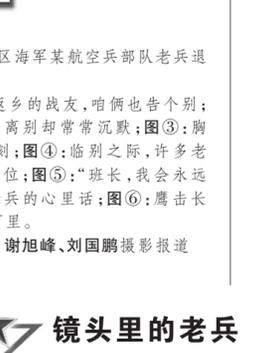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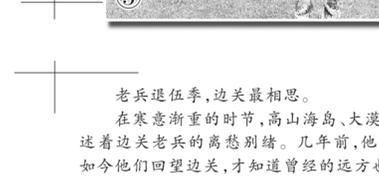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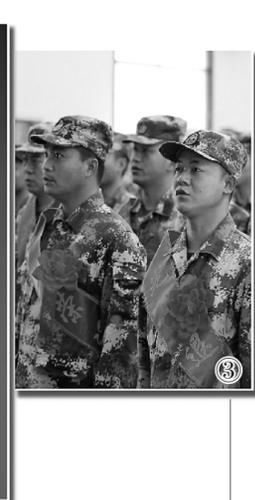
老兵的记忆,源于深厚的爱国情怀,来自肩头沉甸甸的责任。一次偶然机会,我和几位边防战士聊天,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,是“真想家”。我问他们:“家里出现困难,而恰逢部队工作离不开的时候怎么办?”他们的回答,无一例外都是舍家为国。

一位边关战友告诉我,在阿拉山口边防连瞭望哨,有一面雕刻着祖国地图的墙。地图两边配有这样两句话:“祖国在心中,故土在梦里。”这是著名军旅诗人周涛为连队题写的。祖国重于泰山,永远放在心坎上;人人思念故乡,却只在梦里相见。

和平岁月里,边关军人的故事普通而平凡,他们日复一日践行戍边使命;他们又是崇高而受人尊敬的,在默默坚守中,体现了军人的价值。

“山知道我,江河知道我,祖国不会忘记我……”亲爱的老兵,边关永远铭记着你们的名字。相信经过边关岁月的洗礼,行得再远,边关还是你们温馨的家!

上图:再敬一个军礼,请边关记住我最帅的样子。 迟博摄



老兵退伍季,边关最相思。

在寒意渐重的时节,高山海岛、大漠边陲的座座军营里,一场场送别讲述着边关老兵的离愁别绪。几年前,他们从家乡来到遥远边陲献身国防。如今他们回望边关,才知道曾经的远方也变成了家,家的名字叫“边陲”。

驼铃声已响。临别之前,他们摘下领花肩章,留下难舍目光,定格青春回忆,静静伫立界碑旁。启程之时,他们带着极地曙光,带着界江波涛,带着边关黑土,返回魂牵梦绕的家乡。老兵退伍之际,记者走访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,感受老兵的不舍与真情——

回望边关,曾经的远方成了家

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迟博

老兵故事

带走物品:两张曙光照 曙光带来的是希望,拼搏带来的是力量

剥开层层包裹,拿出照片的那一刻,老兵秦有值眼睛闪烁着火一样的光芒,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新兵时。

“东极哨兵是代表祖国迎接太阳的人!”新兵入营后指导员张欣鹏的话,深深烙印在秦有值心中。怎样才能登上东极哨所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极哨兵呢?张指导员给出的答案是:用实力说话!

与其说是追着曙光照,不如说是自己追着太阳跑。当时新下连的战士有14个,要想第一个登上东极哨所并非易事。秦有值清晰记得,连队那时有规定,列兵不能上哨所,班长张立亮曾经鼓励他:“力争做军事素质最好的上等兵!”

无奈的是,秦有值的体能素质并不占优势。于是,在每次执勤训练中,他都默默告诉自己,敢吃苦就要啃硬骨头!心中有曙光,脚下有力量。一天凌晨,秦有值跟随勤务组乘冲锋舟到连队辖区银龙水道抓捕非法作业人员。黑瞎子岛的蚊子是出了名的多,出发前,张班长特意嘱咐大家戴好防蚊帽。

冲锋舟到小河沟和银龙水道的交叉口处突然停了下来。原来,狡猾的非法作业人员用一段圆木将通道堵死,冲锋舟无法通过。来不及犹豫,秦有值跟随张班长摘掉防蚊帽,一起跳到河水里清理河道。

蚊子一下子就糊满了脸,又痛又痒的秦有值硬是咬着牙干了20分钟,才将河道清通,及时抓住非法作业人员。

“你俩这脸咋整的?”回到连队天已经亮了,战友们看到秦有值和张班长都一脸惊讶。照了镜子,他俩才知道自己的脸肿得像皮球。

自我加压、任务倒逼让秦有值破格成为第一个站在东极哨位的列兵。那天,当祖国第一道曙光照在脸上时,他兴奋地流下眼泪,恳求班长用执勤相机记录下曙空中他站立的英姿。

“洗出照片后,我在照片背面写上

了日期:2017年8月27日。”那时的秦有值深知,走上哨位不易,守住哨位更难。结束一天的体验后,秦有值就像充满了电。直到他以全连军事考核第三名的成绩被选入东极哨所的那一刻,他才知道肩章上多出的“一道拐”有多重。

秦有值拿出另外一张构图几乎一样的照片,记者翻过背面看到一行清晰的日期“2018年8月27日”。他告诉记者,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哨所执勤,巧合的是时隔一年的同一天。

从老哨位到新岗位,面临退伍的秦有值依旧像个“追风少年”,说到回家工作他信心满满。两年的边防生活让他眼中始终有阳光,更教会了他时刻以冲锋的姿态面对每一个挑战。

带走物品:一瓶界江水 总要执著迎难而上,才有后来的乘风破浪

“为啥带瓶江水回家?”没人知道,对于老兵刘潇而言,这瓶江水的分量有多重。

曾经看到江水是离愁,如今想到江水是思念。两年前,大学生刘潇怀揣特种兵的军旅梦,不顾家人反对,毅然填写了入伍志愿书。打听到前几年不少人都配去西藏成为特种兵,他觉得自己迈出校门的那一刻,就是实现梦想的开始。他未曾想到的是,特种兵没当成,却成了一名边防兵。背弃梦想的烦恼一度让他心生退意。

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乘艇巡逻江中游。”新兵那年,这句话时常挂在他嘴边。曾几何时,脑海中自己的样子是“铁血汉”,如今却变成了“船老板”。随着船艇专业学习的不断深入,刘潇感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。就在这时,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改变了想法。

一天,艇组按照惯例出航巡逻,刘潇低头走进机舱,他早已受够了两眼盯着柴油机的“战斗任务”。机器在狭小的机舱内运转,突然,船艇开始大幅度晃动。

“出问题了!”打开机舱盖的一刻,刘潇发现江面不再平静,瓢泼大雨拍打着江水,呼啸的大风加上阴云密布的天空,让他顿时有点恐惧。这时,艇长韦兵冲了过来,一连串的动作让他一下子有了安全感。

发出“停止航行”的口令后,韦艇长环视江面,通过对讲机命令另外一艘巡逻艇跟在自己后面,朝3点钟方向行进。刚顺利触岸,韦兵立即指挥刘潇等战士就地加固缆绳。就在这时,后船由于驾驶不当,“坐”在了距离岸边不远的浅滩上。

一面是缆绳加固不及时船就可能漂走,一面是船艇搁浅在滩上无法行进触岸。来不及犹豫,韦兵用力甩出船锚,船锚精准落在石缝上,他把缆绳塞给刘潇,只说了“系绳”两个字,就带着几个骨干跳进了江水中。

“螺旋桨没问题!”钻出水面,韦艇长游回自己的船艇。解开缆绳后,他采用拖带的方式将另外一艘巡逻艇带到岸边避风。

船艇安全返航后,回想着韦艇长临危不惧的操作,刘潇想通了一件事:一身本领敢于担当,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韦艇长,就是个“特种兵”!从那天开始,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考上军校留在边防成为他的梦想。

一年后,刘潇考学由于分数没有过线,与上军校失之交臂。面对即将退伍,返校完成学业的现实,他主动联系学校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。

出了营门进校门。刘潇告诉记者,界江上的日日夜夜教会了他不抛弃、不放弃的执著。纵然是昔日的同学成为今天的学长学姐,可退伍时刘潇在心里已然发起冲锋,就像曾经驾驶的船艇一样,执著地在梦想的航道上乘风破浪。

带走物品:一双作战靴 我们的足迹虽平凡,却因坚守变得不再平庸

“好好的作战靴灌满黑土带回家,不沉吗?”老兵王志刚心里比谁都清楚,就是因为沉才这么做,边防5年的生活让他学会了沉淀。

“成熟的稻谷总是低着头。”5年前,王志刚的班长总用这句话勉励他。城市户口、有一定工作经验、掌握汽车驾驶等多项技能,王志刚在退伍之际,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刚刚来到边防连队时骄傲的样子。“那个时候,我看不起这山沟沟。”他用三个字来形容当时的自己:“有点飘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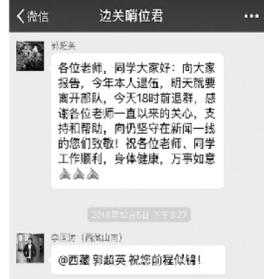
在他眼中,“边防上来回走,几个男人一条狗”的生活,简单得像是单曲

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航空兵部队老兵退伍时的一组镜头。

图①:一起返乡的战友,咱俩也告个别;图②:千般不舍,离别却常常沉默;图③:胸佩红花,光荣时刻;图④:临别之际,许多老兵仍坚守平凡岗位;图⑤:“班长,我会永远记得你!”这是老兵的心里话;图⑥:鹰击长空,祝老兵鹏程万里。

谢旭峰、刘国鹏摄影报道

镜头里的老兵



18年前,我乘坐连队运送装备器材和生活物资的卡车,从休整点前往海拔5134米的色季拉雷达站采访。69公里的盘山公路,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“U形弯”,碾过一段又一段“弹坑路”,穿行在风雪交织的“生命线”上。

“有落石!”透过风雪的间隙,前方不到10米远的路面上,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几块从山上滚落的大石块。官兵们从车厢里跳下来,用铁锹和双手把石头一块块整齐地垒到山体的一侧。

仅仅半个多小时,他们就成一个个“雪人”。一路上,填补、修补被雨水冲出的坑洼路面,清理从山上滑落的泥土、石块,官兵们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出没在高原的风雪中。

别了,色季拉

郭超英

5个多小时,运输车发出吨吨的轰鸣,夹带着遮天蔽日的浓浓黑烟冲上了海拔5134米的色季拉阵地。

长60多米、宽13米左右的铁皮屋顶土坯房就是官兵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娱乐的全部场所。虽然已时至5月,但背面一人多高的积雪仍盖着大半个窗子,留下一条窄窄的缝隙,像人睁开的眼睛。整个走廊和房间的水泥地面上全是冰,走在上面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。

2018年5月,我乘坐新型勇士运兵车再次奔赴色季拉雷达站。69公里的盘山路,这次只用了1小时40分钟!

-20℃的气温在山风的劲吹下“穿透”我的身体。步入比标准篮球场还要大的新型阳光棚内,耳边呼啸的山风停了,一股巨大的暖流迎面袭来,官兵们正忙着袖管在打台球、玩扑克、打乒乓球……全新一代保暖型阳光棚住房,官兵学习、休闲、娱乐设施一应俱全,挂在墙角的温度计显示实时气温是6℃。

教导员赵任武刚从内地休假归队就上山值班。从海拔300多米的平原到海拔5134米的高原让他极不适应。睡觉时他只能半躺在床头,边吸氧边“眯”一小会儿。连续3天,卫生员监测他的心跳最低每分钟47次,最高每分钟52次。

“宁让生命透支,不让使命欠账!”再次回味高原雷达兵的铮铮誓言,我不禁感叹: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,变的是物质、生活条件的改善,不变的是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;变的是不断升级换代的武器装备,不变的是“山高标准更高,缺氧不缺斗志”的豪迈情怀。

12月5日,是我离开部队的日子。入伍24年了,每年老兵退伍的日子,我都忙着为即将退伍的战友拍照留念,用心写下他们的故事。但今年,我也将同他们一样,告别这片充满生命活力的高原。

离别之时,我又一次接到了报道任务。此时距离退伍仅剩几天时间,但我还是立即从连队赶到400多公里外的拉萨,又直奔300多公里外的某雷达阵地采访,一天之内从海拔2900米“爬”到5080米。等到下山时,我已错过了部队为老兵送行的仪式……

用这样的方式告别,我不后悔。我悄悄离开,只是不想让战友们看到我的眼泪。(作者系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退伍老兵)

上图:郭超英在离队前夕,仍然坚守工作岗位。下图:12月5日,郭超英离队当日,他给编辑部发来一条告别信息。

“哨位君”说

版式设计:梁晨